

胡艳波 韩玉皓

# 挂在山腰上的小站

六月的内蒙古大兴安岭,青山滴翠,山花遍野。撩开飘浮的云雾,挂在岭上的红瓦黄墙的小站一下子映入我们的眼帘。

这岭,是无名岭;这站,叫岭北站。这个五等小站就坐落在海拔1000多米的无名岭北坡上。我们沿着一条羊肠小道,踩着山水,穿过草地,走进小站。眼前的景象令我们刮目相看:小站变了,一切都变了!

当年四面透风的木刻楞站舍变成了二层小楼,当年黑乎乎的宿舍、锅炉房,今天窗明几净,亮堂堂。窗舍松枝,花映游人,红砖铺地像水冲洗过一样,把这山里的小站打扮得青春洋溢。

这里,一年无霜期只有42天,每年9月份下雪是平常事。直到我们来的前几天,天上还飘过雪花。

岭北站的11名职工,清一色的男人,年龄最大的58岁,时间最长的小站已经工作了8年。十一条汉子一个家,他们用心把小站营造得像家一样和谐温馨。

拆卸的玻璃门窗派上了用场,建起了种菜的暖房。山上没有土,他们就你一掏、我一捧地把土带到山上来。茄子、辣椒、小白菜长势良好,“高寒禁区”有了自己的菜园子。时值

中午,休班的值班员范东林正在给当班的伙计做饭:山野菜炖排骨,蕨菜蘸酱,还有一条大鲤鱼,伙食真不错。

厨房里,电烤炉、电水壶一应俱全。拉开冰柜一看,里面鸡鸭鱼肉堆得满满。储藏间里,根河车务段供应的豆油、大米、白面应有尽有。新添置的豆浆机利用率最高,小站职工每天早餐喝上一杯新榨的豆浆。值班副站长王宝富告诉我们:“如今,即使大雪封山、大雨肆虐,也饿不着我们!”

楼上楼下,窗明几净。休息室、走廊,值班室都是定义化管理:被褥见棱见角,就连牙具袋都一溜排开。王宝富说,那是他们的嫂子、站长张宝良的妻子替挂荣一针一线亲手织出来的。

说起嫂子替挂荣,那可是站上的常客,几乎每个月都从山下上来一趟,帮助搞卫生、拆洗被褥、做饭、腌菜。去年段里刚开始搞标准

站建设,男人们忙不过来,家属们都来了。晚上没有地方住,他们就搭地铺。替挂荣整整一个月没有下山。段里来验收,一次通过。段长感动了,当场决定奖励替挂荣1000元。她却用这钱给大伙搞了伙食。

小站无故事,小站无事故。在每个人更衣柜的左上角,都镶嵌着方寸的全家福照片,上面写着妻子、儿女的安全寄语。值班员杜国良的儿子杜康对爸爸说:“我懂得的安全就是你平安回家,我和妈妈看着你的笑脸。”

冬天,大雪封山,两山夹一沟,大雪把线路掩埋。他们就■着没膝深的大雪到山人口人工引导机车,死看死守,确保畅通。

到6月25日,小站实现安全生产10176天,这是前10000天时,段里给他们颁发了安全生产奖杯。

“千变化、万变化,发生根本变化的还是

人。”这是我们在根河车务段听到的一句话。

岭北站一名青年职工,因为小站合并的原因,由值班员改成助理值班员。调到岭北站时,一度心里有想法,散漫、喝酒,心气不顺。如今,就像换了一个人,由安全上的薄弱人变成了放心人,休班不回家,主动掏厕所、侍弄菜园子,给大伙烧水、做饭。

环境好了,人也精神了,个个情绪饱满。出场时,手指眼着口诉,声音洪亮。

站长张国良没有在家。他的女儿公派到美国留学,段里特批他和妻子一起到天津去送女儿。我们用电话向他祝贺,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,他嘿嘿一笑:“我的家就在岭北,这辈子哪也不去了!”

告别“岭北”,我们回味着刻在小站上的对联:“岭高,风霜雨雪伴和谐小站;心齐,安全畅通我乐在其中。”这不正是小站人的真实写照吗?

叶延滨

# 关于机会

窝时,对自己说,明天有个好运气;当我们一觉醒来,心里说今天会有好事等着我吧……

“机会是在竞选你可以听到的各种许诺,你可以为你的希望投下一票,但得你一票的人会不会实现你的希望——这个难题的名字就叫机会。”我和你都知道这是一个悖论,我和你都知道:机会=不负责任的决策者无需兑现的许诺,这个定义虽是错误的,然而的确是常见的事实。

“机会是在上帝见我们之前,艰难的人生旅途中,和我们日夜相陪的牧师。”说这话的人是一个虔诚的教徒,我不是一个宗教徒,但它对“机会”安排的职务我认为非常合适。

“机会是开给无能者的一张药方,这药方不能让他们变得能干,但会让他们活得快乐而且充满信心。”说这话的不是医生,但我觉得他好像也给我开过这么一张处方?

“机会是一个穷光蛋突然得到的一笔遗产!”我听完这话后,认定我是算穷光蛋,不过我坚信没有哪位好心的亲戚会为我准备好那东西,所以我决定不考虑这个定义。

“机会是一份早已写好的聘书,只是你忘了去领取。”我知道在领取时,不需要我的身份证,还要我的学位证书、职称证书、论文、获奖证书……所以我不知道这份聘书是“机会”还是“陷阱”?

“机会是自以为天才的人没有收到的汇单,他把已失去的时间,折成金钱,又把金钱,换算成社会对他的欠款,而偿还欠款的汇款人,名字就是机会。”这话说得绕口,但真有这样的人,你见过,我也见过,这种人言必称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,这种人四周的人对其评价,一般是俩字:有病。

“得意忘形”最初是褒义词,而且指的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境界。“得意忘形”这个词,是从庄子“得意忘筌”等许多比喻中提炼出来的。什么是“得意忘筌”?就是捕到了鱼的人只能关注鱼本身,从而忘却了渔具及其价值。但切勿不要连鱼本身都未捕到,却天天将渔具(如今天的高级进口鱼竿、鱼钩、鱼线、鱼饵之类)四下里卖弄,大讲其是从什么贵人、富人手中买来的,花了多少大价钱,意在证明他本人是“高品位”的人。

推而广之,人身上(尤其是身外)有很多的“形”,如地位、头衔、名气等等。那些东西的“真意”,只在于为社会、为他人办了实事,有实益。一旦此人被客观实际证明德才皆虚,业绩皆假,还是将那样的“形”忘了为好。

如果“得意忘形”是当年庄子的原意,我看都应当学学那样的品位。可惜贬义性的“得意忘形”,即一旦得势、得志、得时、得趣就大失原态,连“形”也成了四下里张扬的对象,这样的现象却颇为普遍。

人们常说小人得志、小人得意,即为此意。不过细想起来,一得得志、得意就大显其

毛志成

# 且慢得意

形,大卖其形,这样的人注定与小人无异,不论他把“形”包装得多么像贵族!

极左年代,被压、被整的人接二连三,数不胜数。那时,除了少数“政治宠物”得意之外,有点德才的人(尤其是有大德大才的人)几乎都活得不如意。今天,有点本事的人都活得顺畅了,有大本领的人更加得意。这是大好事,值得庆幸。但一得意便忘乎所以而且盲目目标高价的人,数量似乎也多了起来。好像中国举目便可看到能人、名人、精英、大师,想找到纯粹的正常人都很难。其实,不正常未必是什么好事,很可能说明此人是畸形之人、病态之人。一个人的口太大,一说话就使用吓人的口气;一个人的眼太斜,不会使用正眼看人,时傲时媚;一个人的

腿站不直,走路时只会使用昂首望天状或忽忘急艺术;尤其是一个人一旦戴上了高帽子(如“著名人物”的帽子之类),就本能地摇头晃脑,不可一世。这样的人至少说明:他的德才才不真、不实、不大,很多时候是装出来的,或被恶人捧出来的。

在许多真正的美德之中,谦虚应居首位。而今天,谦虚之人不仅越来越少,甚而濒于绝迹,而越来越多的则是狂傲和卑怯。

为此,值得一呼!

“呼”什么呢?我看第一个要“呼”的是:凡是真正高素质的民族、社会、时代或个人,都应当得意趣味的远些,惟此才能进步。而与此相反的却是:凡是醉于得意,无论是在其它行业面前为自己的行业得意,还是一

王亚哲

# 给心灵留白

“留白”是绘画里的一个术语。“留白”让欣赏者有了信马由缰的想象空间,在欣赏过程中,把自己的心情揉入画卷,独自悠游于艺术所赋予的空灵氛围中,让尘事渐行渐远,心灵便在这波墨山水间纵横驰骋。艺术大师往往是留白的大家,如齐白石先生的画,处处留白处处有意,空灵虚幽,虚实相映,方寸之间彰显天地之宽,“恰是未曾着墨处,烟波浩渺满目前”。

诗词歌赋讲究“含蓄”,其实“含蓄”是一种艺术的留白。凄风苦雨的夜晚,泡一杯香茗,捧一本好书,给心灵一个幽静的居所,给疲惫一个休憩的机会。夏日,在唐诗中听取蛙声一片;秋天,在宋词里寻寻觅觅觅海阔是否依旧,于是在心灵的宁静里,静看岁月一点一点悄悄流过。成功,不会欣喜若狂;失败,不会心灰意冷,一种超脱,油然而生。

音乐中“别有幽趣暗恨生,此时无声胜有声”的境界,也是一种“留白”。一首曲子如果用音符填满空间,欣赏者没有了想象的空间,那么这音乐便没有了生命力。好的音乐会赋予我们美妙的梦幻般的思维,宛若流水一样融入我们的血液,散发着浓郁而温暖的气息,蕴涵着深厚而纯真的情感……在中国众多的古曲中,不论《高山流水》、《阳关三叠》,还是《梅花三弄》、《情殇》,无一不唱三叹,好似中国的水墨画,浓

淡相间,疏密有致,从而让人感受到音乐带给人的关爱和魅力。

留白是艺术的技巧,也是生命的艺术。人生也需留白,万丈红尘中,忙忙碌碌的我们,曾几何时忘记了给自己的心灵留白,每天慨叹“我们成了工作的奴隶”,“忙得都不知道自己是谁”,这样的人人生怎么会幸福呢?散文家蒙田曾说过这样的话:“我们必须保留属于自己的后厢房,自在地在里面营造我们真正的自由,以及我们的退隐和孤寂。”可见,给心灵留白有多么重要。忙碌的生活,让很多人失去了自我。世俗的琐事、工作的压力让我们不堪重负,但是如果能在繁杂的生活里,摘掉伪饰,卸下心灵的重担,少一些苛责,多几分理解,多一些投机钻营,多几分超然豁达,那么我们的心灵就有了几分宽松的空间,才可能拥有清风明月的胸怀,才可能拥有一片天马行空的蔚蓝。这也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:“人诗意地栖居于世上之时,静静地听着风声也能体味到真正的快乐。”

留白,是一种境界,一种智慧。只要心灵是透明的,人生何处不是“万里无云万里晴”的广阔呢?给心灵留白,不因因得失而计较,不必因名利而奔波,我们就会领略到简单的幸福和丰富的宁静,这样的人生命会更加润泽、丰腴和厚重。

魏桂英

# 青水园

小时候,老家南边有三间草屋,草屋里住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。他孤身一人,平时种地,农闲时卖点日常生活用品。老人驼背,因而我叫我驼背老伯。驼背老伯的屋前是一个大园子,我叫我“青水园”。

童年的我不太合群,有时候不能与小伙伴们很好地相处,于是唯一的去处便是青水园。青水园名不副实,里面没有水。一到春天,园中那些似草非草的植物就铺满了园子。园子里有两棵高高的杨树,树上有鸟窝,偶尔可见窝中的小鸟探出头来。夏天,几棵歪脖子枣树开出淡淡的小黄花,园子里溢满了淡淡的清香。最好的要数秋天,那串串红枣压枝,看上去如片片红云,很叫人喜爱。还有一种叫“扫帚树”的植物,梗子大大的,我常用它编织自己喜欢的“小筐筐”之类的东西。编得无聊时,就钻入草丛捉蚱蚩、蚂蚱,直到累得满头大汗方才停下。这时候,如果驼背老伯有空,便和我一块儿捉。不过,很多时候我会将捉到的蚱蚩放掉。驼背老伯问我为什么捉到了又放掉呢,我说我不忍心将它们关起来。驼背老伯听了就笑眯眯地从口袋里掏出几块糖塞给我,那糖的滋味至今回味无穷……

园子里有蜜蜂,我很喜欢这个可爱的小生灵。记得有一次看到一只可怜快死的小蜜蜂,将它记在手上,不想竟被蜇了一下,疼得我直掉眼泪。驼背老伯就过来哄我,直到我破涕为笑。

清晨,太阳还没跃出地平线,我就早早地来到了青水园。踏着园中的青草,任露水打湿了脚上的鞋子。有时候因为采摘大碗花和蒲公英,竟忘了吃饭的时间。不过那黑黑的如小珍珠般的野茄子味道很美,我每次只肯摘一点,然后坐在树下享用。听着驼背老伯拉风箱做饭的声音,闻着野花和小草散发出的泥土气息,感觉自己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。有时候,驼背老伯把饭做熟了喊我和他一块吃。大概是驼背老伯的饭做得好吃吧,要不然怎么会叫妈妈来叫我回家吃饭时,我就是不听呢?

驼背老伯在园子里种了一些黄瓜、西红柿,每到收获的季节,我总是拼命地吃,只吃的小肚子鼓鼓的。驼背老伯见到我这个样子就说:小馋猫,明天再吃吧,我会给你留着的,好东西可不能一下子吃完啊!

遇到受委屈和不顺心的事,我就跑到园子里去,去看那高高的白杨树,奔波忙碌的小蜜蜂,满园的小草和野花……于是烦恼便丢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回头时,发现驼背老伯正站在我身后满眼慈爱地看着我呢!

夕阳将没,青水园里一片金色的余晖。驼背老伯也偶尔坐在园子里默默地看夕阳,这时的我则乖乖地蹲在旁边和他一块看,看那又红又大的夕阳……

驼背老伯笛子吹得很好。吃过晚饭,驼背老伯就拿着小椅子来到青水园里坐下来吹笛子。月光如水,笛声飘荡在青水园,悠扬哀婉,绘着上去朦朦胧胧的青水园增添了一种神秘色彩,而站在驼背老伯身边的我也听得入了迷……

离开青水园随父母进城那年,我刚满七岁。当时驼背老伯用粗糙的手托摩着我的头,说:孩子,你可得常回来呀……想想与驼背老伯和青水园即将告别,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与失落,眼泪顿时在眼眶里打转转。现在我才明白,其实驼背老伯是孤独的,他孤独于街头叫卖,孤独于春天的幼芽,孤独于夏天的大碗花,孤独于秋天的野茄子,还有那渐渐模糊的小女孩!总而言之,我和驼背老伯分别于故乡的什么地方。

十八年后再回故乡时,驼背老伯早已驾鹤西去了。人去屋园在,只不过草屋的屋顶长满了野草,草屋里面已成了灰鼠的“安乐窝”。当我站在那属于自己童年生活的三间草屋旁的时候,只有一个感觉:想流泪。岁月流逝,物是人非,如今的青水园模样依旧,但孩子们却很少上这儿来了!

我清楚,孩子们根本不知道草屋里曾住过一个驼背老人……



每个人都有他的路,人的不幸在于他们不想走自己的路,而总想走别人的路。 【漫画】赵春青

王雪涛

# 谁把流年偷偷换

放假回家,难得有一个晴朗的日子,我帮母亲在煦暖的阳光下洗头。阳光温暖、明亮而清澈,照在身上暖暖的,如母亲的气息。母亲年轻时有一头又黑又亮的长发,后来由于农活多,还要照顾我们兄妹三人,负担重,便把一头乌黑的长发剪成了齐耳短发。而如今,母亲的头发不仅短了,稀疏了,而且也花白了许多。母亲年轻时一定漂亮着呢!

洗头完,水盆里漂浮着许多头发,在盆里随着水流一圈圈地盘旋。我端起水盆,把水缓缓地倒掉,好像倒去的是似水的流年,而手里唯一留存的是这一根根的头发。捞上来仔细端详,头发都已白了大半,失去了本来乌黑油亮的光泽。这一根根的头发就是岁月的见证吧?白发就是流年的痕迹,如树木的年轮,如老屋的青苔,母亲是在岁月中一天天老去。母亲乌发的光泽哪里去了

呢?惶惑中,童年时的记忆便不经意间涌上心头。

我说,我记事特别早。母亲说,何以证明呢?记得那是刚有妹妹时,家人给母亲做了一碗红糖荷包蛋,我站在床边仰着头巴巴地盯着碗底。母亲一手抱着妹妹,一手端着碗,她只喝了几口,便把碗给了我,少不更事的我捧着碗吞吞吐吐地一碗碗荷包蛋吃完了。那时生活还很困难,粮食也紧张,感觉那是我记忆中最好的美食。一推算,那时应是1981年,这么说我只有3岁多便记事了。其它的事我记不清了,但唯有这件事在我脑海里印象很深刻。母亲笑了笑说,你能记事那么早,我可是不记得了。

而一些往事,是在我脑海里无论如何也不会忘却的。记得小时候,有一次自己生病发高烧,母亲把我抱上架子车,盖上被子,拉着我往20多里外父亲工作的卫生院去。高烧

中的我已神智不清,已不记得母亲是如何走完漫漫长路的。路上,不知什么时候,昏迷中的我经冷风一吹,苏醒了一会儿。我挣扎着坐起来,看到母亲肩上搭着棉绳,弯腰弓背艰难地走在坑洼不平的乡村土路上,紧绷的棉绳深深地勒进母亲瘦弱的肩头,豆大的汗珠从母亲的额头上滚落下来,落在路上厚厚的浮土里。后来,父亲说,为了赶时间,母亲把我送到卫生院后累得快虚脱了,也正是由于母亲为我赢得的宝贵时间,我才得以从病魔手中逃脱,捡了一条命。

还有一次,我得了一种病,吃了许多药都不见效,当医生的父亲也束手无策,母亲只能坐在我床头整日暗暗抹泪。后来,母亲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一个偏方,就去中药铺买了草药。但这个偏方必须以鲜藕做药引。时值寒冬,在这个条件和季节里,要想找到鲜藕实非易事,母亲出去一整天,傍晚却两手空空而

## 资讯快递

### “中华之魂先锋人物”评选揭晓

本报讯 由中国经济报刊协会、中华工商时报社、影响力人物杂志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“中华之魂先锋人物”评选颁奖典礼于8月30日在北京举行。大型声乐史诗《复兴之路》总导演张继钢、中央电视台原台长杨伟光、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吕日周、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夏家骏、著名演讲艺术家李燕杰等当选为“中华之魂十大功勋人物”;陆永康、史光柱等当选为十大先锋人物;刘兰芳、刀美兰、陈爱莲、李双双、刘媛媛、蔡国庆等

荣获十大杰出艺术成就奖。与此同时,根据不同行业评选的先锋人物等系列奖项也同时揭晓。

当晚,主办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厅举行了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——我和我的祖国朗诵音乐会。表演艺术家曹灿、王小贞、林中华、朱琳、王静、杜宇林以及北京老教授合唱团、六一艺术团演员们,用饱含深情的颂词、热情洋溢的歌声,为新中国60华诞献上一份厚礼。(文艺)

### 《我们共同走过的路》在重庆首演

本报讯 (记者李国 实习生杨海霞)8月27日,由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、重庆市剧目团原创的大型文献故事展演剧《我们共同走过的路》在重庆市文化宫剧院进行首场演出。

据悉,《我们共同走过的路》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60周年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60周年而精心打造的。全剧分为“共商国是”、“共

同奋斗”、“共举伟业”三场戏,展示了毛泽东、周恩来和宋庆龄、冯玉祥、李公朴、闻一多等民主人士在挽救民族危亡中风雨同舟、步步通往民主政治道路的伟大历程。

该剧是一部集故事讲演、经典诵读、红歌传唱、情景表演、多媒体历史图像于一体的创新剧作。其中毛泽东飞抵重庆进行国共和谈、国民参政会等历史画面是首度公开使用。

### 河北沧县连续8年举办“古韵书场”

本报讯 (通讯员周洋 记者张世斌)漫漫夏夜听书纳凉,是河北沧县人喜爱的消夏方式。每晚8时,由木板大鼓艺人表演的“古韵书场”在沧县礼堂免费供人欣赏,该活动由沧县文化部门组织,已连续举办8年,时间为每年7月至9月。

沧州木板大鼓是当地独有的一种曲艺形式,发源于沧县,诞生于明朝中末期,已有数百年历史。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沧州木板大鼓一度衰落,沧

县文化部门加大了投入力度。从2002年起,沧县文化馆组织民间艺人深入基层表演,并在电视、电台、空中书场长年录制,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,平均每年演出场次达300余场,8年时间共演出2000余场。此外,今年是新中国60华诞,艺人们将2008年评选出的刘社、谢清洁、魏兰香等“沧州好人”的感人事迹,用木板大鼓形式进行表演,录制了“中华好人颂”专题节目,向祖国献礼。